

續資治通鑑

壽潛

新刊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PDG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三

起元徽執徐九月亦昭陽大荒落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神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皇祐四年

遼重熙二十一年

九月戊申儂智高殺廣南鈐轄蔣偕於賀州太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古右侍樊張達三班奉職

唐覲皆歿偕始受命討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城下入城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部兵馘平民

以幸賞可斬也仲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

楊政檄偕焚儲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之偕舉動輕肆卒以此敗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

事賈昌朝初除母喪乙卯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待講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謝尋命昌朝判許州將行詔

講讀官餞於資善堂丙辰降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楊政知鄂州同體量安撫經制賊盜曹修爲荆

南都監廣南東路鈐轄兼捉殺蠻賊蔣偕爲潭州都監初政與修聞儂智高徙軍沙頭將濟江卽命偕棄英州焚

儲糧乃召內殿承制丁贊岑宗閔閤門祇候開封王從政退保韶州仍移文御史臺及諫院故并責之時偕死已

九日矣馬軍副都指揮使耀州觀察使周美卒駕臨奠輟朝一日贈忠武節度使諡忠毅自陝西用兵美前後

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寨二十四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故城堡甚衆在軍中所得俸祿賞賜多分其麾下

餘悉以饗勞之及卒家無餘貲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甲經制賊盜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

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覲爲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爲光祿少卿始師旦嘗知江山縣斷治出於己更不能得民

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及是喪過江山江山人哭祭於路數百里不絕康州立廟祭之及田瑜安撫廣南亦爲觀立廟封州 庚申儂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走廣西鈴轄王正倫與賊鬪於館門驛死之閤門祇候王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借職文海皆被害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辛酉以太常博士韓絳爲右正言帝面諭曰卿朕所選用言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事體務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絳前使江南所寬減財力賑救全活十數事勦爲五則以均衙役斥陂湖利奪其錮者予貧民罷信州鹽運趣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貪暴不法收以付獄州人相賀使還稱旨故有是命 癸亥詔外官有所陳事並附遞聞朝廷毋得申御史臺時州郡多以狀申御史臺欲其繳奏而行之 楊旼曹修經制蠻事師久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帝猶以爲憂或言儂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卽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帝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翼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至闕下帝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賊盜事初欲用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諫官李兌言唐以宦官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 是月遼主謁懷陵追上嗣聖皇帝天順皇帝尊諡更諡彰德皇后曰靖安諡齊天皇后曰仁德旋謁祖陵增太祖諡曰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更諡貞烈皇后曰淳欽恭順皇帝曰章肅后蕭氏曰和敬 冬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 丙子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蕃落廣銳軍曾經戰鬪者各五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請也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而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乘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

用騎兵破賊 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陳東美棄城 戊寅遼主駐中會川 己卯降空名宣頭劄子各一百

道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狄青以備賞軍功 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筠州 庚辰狄青辭置酒

垂拱殿青既行帝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因馳使

戒之 辛巳丙降手詔付狄青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爲盜但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

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爲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驗給錢米贖之其被焚劫者權免戶

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營葺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敝不可用

者繕治之右正言韓絳言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而號令不專

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

宋克隆棄城克隆承賊踐蹂之後不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爲獲盜一級賞錢十千文詐給親

兵帖以爲嘗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丁亥夏主遣使如遼乞弛邊備遼主卽遣蕭友恬往諭

之戊子遼主如顯懿二州 庚寅帝謂輔臣曰比日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閣門通進銀

臺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阻留 甲午詔比有軍卒邀車駕進狀而衛士

失呵止者其貸之帝初幸景靈宮既登輦因戒衛士今歲天下舉人皆集京師如有投訴者勿呵止之及軍卒進

狀衛士亦不之禁有司欲論罪帝具以其事語輔臣而貸之 遼以南院大王潞王札拉舊作查爲南院樞密使

進封越國王遼興軍節度使蕭虛烈封鄭王戊戌遼主射虎於南撒葛柏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考異遼史失書今從長編

遼增謚文獻皇帝爲文獻欽義皇帝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復更謚世宗孝烈皇后爲懷節丁未增孝

及宋

成皇帝諡曰孝成康靖皇帝更諡聖神宣獻皇后爲睿智 先是以知制誥長社何中立知秦州諫官御史皆言中立非邊才己酉改知慶州中立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州不報會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它怨也鞭告者竄之或謂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安矣 癸丑以都官員外郎大名郭申錫爲侍御史申錫嘗知博州戍兵出巡有欲脅聚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鯨二人乃定奏至帝謂執政曰申錫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也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詔移申錫知濮州至未閏月凶黨悉獲 戊午詔免江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需者今年秋稅十之三 庚申賜故參知政事蔡齊墓次所建佛祠曰寶嚴初齊母張氏請賜中書以爲無例帝特賜之因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心亦忠朴但言多輕發耳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然也帝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名臣也 諫官韓嘗言發運使舊例雖嘗入奏不聞逐次改官乞今每歲更不許赴京奏事只差一人附奏年額足數詔發運使自今押米運至京城外更不朝見 甲子遼主次中會川回鶻遣使貢名馬文豹於遼內寅遼錄因 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儂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長史徐璽死之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兵五百爲先鋒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 丁丑以樞密直學士程戡爲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初孟知祥據蜀李順起爲盜歲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變帝謂龐籍曰朕擇重臣鎮撫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前守多以嫌不治城戡獨修築之 戊子知桂州余靖言交趾累移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滅賊亦可使相離貳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於外

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敢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人咸服青有遠略云 先是邇英閣講尙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因令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爲右圖命王洙書無逸知制誥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爲二圖序而襄書之甲午洙襄皆以所書來上 乙未錄顏真卿後 戊戌遼以鄭王虛烈爲北府宰相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義先爲特里袞舊作惕今改釋役徒限年者 庚子諫官韓絳因對而言曰天下柄不下移事當簡出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處分所慮未中於理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絳又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帝曰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

五年

遼重熙二十二年

春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受朝

乙巳遼主如混同江

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使移文止交趾助

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兵自桂州次賓州先是張忠蔭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己酉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案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追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 詔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新置轉運判官四員蓋緣嶺表用兵均漕輓之勞非久制也候在任滿三年具逐人勞績取旨罷不復置 辛亥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尙書右丞丁度卒是日旬休駕臨奠贈吏部尙書諡文簡度性純質左右無姬侍常語諸子曰王旦爲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猶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也 丙辰以廣南

用兵罷上元張燈

攷異宋史仁宗紀繫此事於庚戌日長編作丙辰案是月壬寅朔庚戌乃月之九日丙辰則十五日也今從長編

丁巳會靈觀火道士飲酒殿廬既醉而火發居宇

神像悉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於景靈宮諫官賈黯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罪以示儆懼修

省之意狄青既戮陳曙乃案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衆莫測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翼日遂進軍青將前陳

孫沔將次陳余靖將後陳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軍

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入內久之又諭沔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

退忽有馳報者云三鼓已奪崑崙關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既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

爲矣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也遂出歸仁鋪爲陳戊午賊悉其衆列三銳陳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

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却右將開封孫節死之

攷異李壽云武貴傳稱前軍孫節賈遠傳稱右將孫節而狄青傳乃稱前鋒孫節蓋爲前軍之右將當軍鋒最前耳張玉寶將先鋒實錄即稱節爲先鋒恐誤玉寶可攷也今於此削光

錄字仍詳列先鋒左右將於後

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者左已而左

者復左右者復右賊衆不知所爲大敗走僂智高復趨邕州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宓僂建中

智忠并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禽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遲明青案兵入城獲金帛

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使歸臬師宓等首於邕州城下得戶五千三百四十

一築京觀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衆以爲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邪竄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

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下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塞下汲之甘衆遂以濟

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已而智高爲青所破

果如其謠當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爲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旣陳青誓曰

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達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士兵數困易衄苟待令必爲賊所薄且兵法失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立始定而賊至達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陳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陳前而青指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達乃詣帳下請罪青拊達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壬戌以知定州韓琦爲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判并州李昭亮判成德軍宋祁知定州琦至并州首罷昭亮所興不急之役走馬承受廖浩然怙中官勢既誣奏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 命知制誥王洙修纂地理書 甲子遣使撫問廣南將校賜軍士緡錢 二月庚辰遼主如春水 癸未以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狄青爲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西捷書至帝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議之力也遂欲擢青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爲不可力爭之乃罷 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給櫬槨護送還家無主者葬祭之免賊所過州縣田賦一年死事科徭二年貢舉人免解至禮部不預奏名者亦以名聞 乙酉以孫沔余靖並爲給事中仍詔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取其保聚退守巢穴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爲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成禽耳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幄中畫則惟青治事附賊者多誅殺沔請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命軍中制長刀巨斧人謂刀斧非所用及戰賊皆翳大盾翼兩標置陳甚堅矢石不可動竟賴刀斧雜短兵搏擊陳乃破衆皆歎服 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及閤門祇候狄詒石侍禁狄詠並進官詒詠皆青子也賜青敦教坊第一區丙戌詔廣西都監蕭注等追捕儂智高 丁亥下德音減江西湖南繫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丁壯饋運廣南軍需者減夏稅之半仍免科徭一年 戊子詔文武官遇南郊得奏薦子孫而年老無子孫者聽奏期親一人從知

諫院李兌請也 論廣西棄城罪貸知邕州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谿洞都巡檢劉莊除名杖脊刺配

福建牢城賓州推官權通判王方靈山縣主簿權推官楊德言並除名免杖刺配湖南本城永不錄用 乙未詔

大宗正司宗室有能習詩賦文詞者以名聞後二日又詔通經者差官試驗慮其專尚華藻不留意典籍也 贈

判湖北路都監孫節爲忠武軍留後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俸終喪 三月庚戌右龍武大將軍克

懷上擬試詩賦論十卷且請隨舉人赴殿試帝曰宗子好學亦朝廷美事也令學士院召試三題既中等遷左衛

大將軍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邊臣屢欲城之朝廷以艱於饋餉不許陝西轉運使范祥狃於功

利權領州事遽請修築未得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殺官軍千餘人 辛

酉賜進士安陸鄭獬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壬戌賜諸科及第出身 丙寅賜特奏名進士諸科與廣南特奏名出

身及試銜文學長史 遼主如黑水濼 夏四月庚午朔陝西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范祥降爲屯田員外郎知唐

州坐擅興古渭之役也議者謂責祥太輕云 命陝西轉運使須城李參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爲陝西轉運

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略使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軍罷乃償參權慶州鉤攷得所貸八萬緡悉

償之遂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

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 政興中潞云今雁師縣有皇祐二年重修仙觀碑云郭下安中來舍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是青苗之名其來已久亦不始於李

也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立飛錢於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比參之法行省權貸錢以二十萬計 壬

申狄青還朝置酒垂拱殿 庚辰御崇政殿令蕃落騎兵布陳如歸仁鋪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仍

以拱聖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教閱陳法右班殿直張玉遷內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

帝聞勞解所御服帶賜之壬午命知杭州河自請也 戊子遼主獵於鶴淀 庚寅詔毋得連用太宗真宗舊名

甲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 乙巳樞密使戶部侍郎高若訥罷爲尙書左丞觀文殿學士 帝復

欲用狄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江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邪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靈殲戮凶醜誠可褒賞然比於延釗與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已極萬一它日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帝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歐人致死何爲無過籍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遷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選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密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歐人致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且陛下旣已赦之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儂智高擾廣南兩路青討而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論者已嫌其太厚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闕次補亦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過不可罷也且臣不欲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耳青起於行伍擢爲樞密副使中外咸以爲國朝未有此比今青立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帝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如何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前世有之無傷也帝旣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帝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爲慮

達矣是時適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已上宰相有缺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於帝前爭之既不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又密使人以帝前之語告青又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彬使於禁中自頌其功極言青與孫沔褒賞太薄帝旣日聞之不能無信於是兩府進對帝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其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石全彬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歸宣徽院聲色俱厲籍錯避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帝曰只於殿門內議之朕坐於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奏皆如聖旨復入對帝容色乃和因詔軍國大政邊防重事候前殿退請對後殿先一日具所陳以聞故事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制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爲例 丙午詔判河陽宣徽南院使張堯佐歸院供職 丁未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爲樞密副使沔行至南京召還以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爲工部侍郎時御史梁薦數言靖賞薄孫沔旣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 戊申詔曰聞諸路轉運使多掊克於民以官錢爲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又高估夏秋諸物抑人戶輸見錢並宜禁絕之時三司常責諸道羨餘淮南轉運使張瓌獨上金九錢三司怒移文詆之甚急瓌以賦數民貧爲對卒不能奪 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辛酉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閣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至諠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阮逸罪廢之人務爲異說欲規

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賦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得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決既與琬逸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又數勸帝用聲樂於南郊而議者多以爲非後亦不復用 癸亥御史中丞王舉正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狄青遷樞密使舉正力爭之既不能得因請解言職帝稱其有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而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孫抃權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帝察其言趣令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 甲子詔諫官御史上章論事毋或朋比以中傷善良 六月辛未還曹利用所籍樂游第宅帝閔利用死非辜既賜諡立碑至是又以其弟還之 壬申遼主駐胡呂山 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學官預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器幣有差 壬午右武衛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降詔獎諭宗諤允寧子也 丙戌新修集禧觀成初會靈觀火更名曰集禧卽舊址西偏復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 壬辰詔諸路轉運使上供斛斗依時估收市物毋得抑配人戶仍停攷課賞罰之制先是三司與發運使謀聚斂奏諸路轉運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責降有餘則加升擢由是貪進者競爲誅剝民不堪命帝聞之特降是詔 甲午贈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爲太子中允知袁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 乙未詔河北梓饑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徠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 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 己酉詔曰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虛心紆用而比年以來率多繆濫或人才庸下而褒

引乖實或宿負醜愆而亟請湔洗或職任疏遠而推授過重攷其心迹非銜鬻崇私何以臻此自今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置於法見任監司以上毋得論薦

準布

舊作區
下今改

大王率諸部長獻馬駝於遼

庚戌帝

謂輔臣曰頃聞諸州軍常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甚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戊午詔太常定諡毋溢美

庚申以莊宅副使開封趙滋權并代鈐轄初滋授定州

路駐泊都監常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爲真將相材滋有是命從琦所奏也

遼主如黑嶺

閏月戊辰朔詔內侍省自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

一百八十人爲額

詔廣南經蠻寇所踐而民逃未復者限一年復業仍免兩歲催科及蠲其徭役三年從體量

安撫周沆所奏也先是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載不還聽它人占佃沆曰是豈可與凶年逃租役者同科乃奏延期一年已占佃仍舊還之貧者官貸以種糧初帝詔沆廣南地惡非賊所至處不必往沆曰達民

新羅茶毒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徧行州縣

庚午烏庫

舊作烏庫
古今改

貢於遼

辛未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

青州與秦州事始以
其未到任故略之也

知秦州張昇知青州時方城古渭州昇議不合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朝廷昨者築城境外衆蕃

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它變聞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擾在於國體實爲至便

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罷以本官知鄆州初齊

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賞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道士趙清貺者籍甥也給爲淵白籍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有小吏告清貺等受賂事籍即捕送開封府清貺及堂吏皆坐賊刺配嶺外

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貺以滅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故罷之然謂籍陰諷

開封覆之無實也 以判大名府陳執中爲吏部尙書平章事給事中參知政事梁適爲吏部侍郎平章事 甲戌贈祕書監致仕胡旦爲工部侍郎仍賜其家錢三十萬令襄州爲營葬事知州項城馬尋言旦家貧久不克葬故卹之尋以明習法律稱其在襄州會歲饑或羣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迫於饑耳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爲例 乙亥詔諸路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參議公事毋得專決仍令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司常檢察之 丙子以集賢校理李中師爲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帝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於民此朕所不取也其戒之 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庚辰秦鳳路言部署劉渙等破蕃部斬首二千餘級 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諸科舉人終場問大義十道每道舉科首一兩句爲問能以本經注疏對而加以文詞潤色發明之者爲上或不指明義理而且引注疏備者次之並爲通若行注疏及六分者爲癰不識本義或連引它經而文意乖戾章句斷絕者爲不通並以四通爲合格九經止問大義不須註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仍不問兼經又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卽送別頭 己丑詔古渭塞修城卒權給便捷請給仍以蕃官左班殿直訥支蘭氈爲本地分巡檢月俸錢五千候一年能彈壓蕃部卽與除順州刺史蘭氈世居古渭州密邇夏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蘭氈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蘭氈懼力不敵因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蘭氈先世踰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三谷餘悉爲它族所據唐族最彊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百匹蘭氈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怒舉兵叛祥既坐責黜張昇請棄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古渭州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帝遣傳求制置糧

草專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勿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爲秦州患且已得而棄之非所以疆國威案蘭氈祖父皆受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爲州以應誓詔耳卽召青唐等族會諭以朝廷今築城實爲汝諸族守衛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爲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衆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一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加蘭氈以爵秩 癸巳遼於長春州置錢帛司

卷第五十四

宋紀五十四

起昭陽大荒落八月盡癸酉
遼興祥十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皇祐五年

重熙二十二年

八月丁酉朔詔民訴災傷而監司不受者聽州軍以狀聞

丁未以通判潭州唐介爲殿中侍

御史裏行知復州

戊申以知秦州文彥博爲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言也 傳求

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將已酉命知青州張昇復知秦州

庚申以知復州唐介爲殿中侍御史充

言事御史遣內侍齎敕告賜之介貶斥不二歲復召諫者謂帝能優容言事之臣近代所希

辛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彥若所對策疏闊下有司攷不中等罷之先是制舉就祕閣試者凡十八人

有司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議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抑之也 壬戌詔今後每遇南郊

以太祖太宗眞宗並配

九月庚午以東上閤門使錢晦知河中府帝戒曰陝西兵方解民困久矣卿爲朕愛撫

無縱酒作樂使人謂爲貴戚子弟晦頓首謝 乙酉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鐘

律之音未協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攷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

律之音未協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攷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

律之音未協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攷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

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用黍累爲尺而制律容之卒

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

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尤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

帝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庚寅以國子監直講胡瑗爲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

逸爲戶部員外郎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壬辰罷三司提舉司句當公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夏主遣

使進降表於遼甲午遼使南面林牙高嘉努舊作家奴今改等奉詔撫諭夏國攷異遼史西夏傳作七月諒祚進降表本紀作九月蓋七月遣使九月始至耳今從本紀 冬十月

丙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徐州錄事參軍路盛追一官勒停盛馬斃怒廢人芻秣失時杖之令抱石立五晝夜又

杖之大理寺斷杖八十私罪帝以盛所爲苛暴貴畜而賤人特貶之 判大宗正司允讓言宗室生子須五歲然

後賜名受官毋得依長子例不限年從之 壬子作鎮國神寶 丙辰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 丁巳以殿

中侍御史唐介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帝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

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帝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許之

御史中丞孫抃奏留介或補諫署不報尋以爲開封府判官 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利害 甲子

避神寶名改鎮國軍爲鎮潼軍 十一月丁卯朝享景靈宮戊辰享太廟奉慈廟己巳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

先是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於是詔開封府諸縣兩稅務於元額上減三分永爲定式 丁丑加恩百官戊子

放天下逋負 庚寅罷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廣南東西路轉運判官 辛卯遼命諸職事官以禮受代及以罪去

者置籍歲申樞密院 十二月丙申朔遼以契丹人充回鶻部副使 丁酉廣西安撫使言捕獲儂智高母阿儂

者置籍歲申樞密院

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城邑多用其策僭號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衆約三千餘人復欲入寇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張方平加翰林侍讀學士知秦州代張昇也初昇命部署劉渙討叛羌渙逗遛不進昇奏以郭恩代之恩既多所斬馘渙疾恩出已上遂誣奏恩所殺皆老稚朝廷疑焉故罷昇而遣方平往帥亦徙渙涇原方平力辭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訓也昇以故得不罷尋命方平知滑州 遼以應聖節曲赦徒以下罪 癸丑詔入內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歷任

無賊私罪勿除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激清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

者留爲本路多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庚申以太常博士興國吳中復爲監察御史裏行用中丞

孫抃薦也中復嘗知隰爲縣有善政抃未始識其面卽奏爲臺屬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

臺耶

效吳李肅曰張唐英政要以爲仁宗親問然政要多誤今不取

辛酉遼賀正旦使請觀廟樂帝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

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當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歌詠之也使者能留與吾祭

則可觀帝從之使者乃退

初賈昌朝建議漢唐都雍置輔郡內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

不稱王畿謂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鄆滑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壬戌詔以曹陳許鄆滑

五州爲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五州各增鈐轄一員曹州更增都監一員留屯兵三千人以時教閱若出戍

卽於開封府近縣或鄰州徙兵足之以王贊爲樞密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 左司諫賈黯建言臣嘗讀

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